

## 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魏鄭公諫錄 第五卷

○或奏公阿黨親戚 或奏公阿黨親戚者，太宗使御史大夫溫彥博案驗其事，乃言者謬妄。彥博奏：「魏徵人臣，須存形跡，不能避遠嫌疑，為人所道，雖情在無私，事亦可責。」乃令彥博以此旨責公，因謂之曰：「君前後諫爭，凡數百條，豈以小事損君眾美。自今以往，不得不存形跡也。」經數日，太宗問公曰：「昨來在外，聞有何不是事？」公正色曰：「前日令彥博宣敕，語臣何因不作形跡，此言大不是。臣聞君臣葉契，義體一同，未聞不存公道，唯事形跡。若君臣上下同遵此路，則邦之興喪，或未可知。」太宗瞿然改容，曰：「前發此語，尋已悔之，君不得因茲滋懷隱避。」公乃再拜而言曰：「臣以身許國，正道而行，必不敢欺負；但願陛下使臣為良臣，勿使臣為忠臣。」太宗曰：「忠良有異乎？」公曰：「良臣，稷契咎繇是也；忠臣，龍逢比干是也。良臣使身獲美名，君受顯號，子孫傳業，福祿無疆。忠臣身受誅夷，君陷大惡，家國並喪，獨有其名。由此而言，相去遠矣。」太宗謂曰：「君但莫違此言，朕不忘社稷之計。」乃賜絹一百匹。

### ○權貴疾公

權貴疾公，每言於太宗曰：「魏徵凡所諫爭，委曲反覆，不從不止，意以陛下為幼主，不同於長君。」太宗曰：「朕少不學問，唯好弓馬，至於起義，即有大功；既封為王，偏蒙偏愛，理道政術，都不留心；及為太子，初入東宮，思安天下，欲克己為政，唯魏徵與王珪導我以禮，弘我以道，勉強從之，大覺利益，遂力行不息，以致太平，並魏徵等之力，所以特加禮重，每事聽從，非私之也。」言者乃慚而止。

### ○霍行斌告變

霍行斌告變，公預其事。太宗覽之，謂侍臣曰：「此言大無由緒，不須鞫問，行斌宜付所司定罪。」公曰：「臣蒙近侍，未以善聞而有逆之名，罪合萬死。陛下曲垂矜照，臣將何以自安？請鞫之。」尋仍拜謝，太宗曰：「卿之累仁積行，朕所自知。愚人相謗，豈能由己，不須致謝也。」

### ○房玄齡考績不平

房玄齡、王珪掌內外考績，治書御史權萬紀奏其不平，追案勘問。王珪不伏，太宗付侯君集案之。公奏稱：「無阿私，必不可推鞫。」太宗大怒，令君集勘當。未奏，太宗問君集，君集奏稱：「臣謂魏徵：『玄齡、王珪挾私濫考，何得阿黨固執言不可推？』徵答云：『玄齡、王珪俱是國家重臣，並以忠正任使，其所考者既多，或一兩人不當，祇是見有左右，終非心有阿私。若即推鞫，不信任，此事便不可信，何以堪當重委？假令錯謬有實，未足虧損國家。窮鞫若虛，失委大臣之體。且萬紀每日常在考堂，必有乖違，足得論正，當時鑒見，一無陳說，身不得考，方始糾彈，徒發在上嗔怒，非是誠心為國。無益於上，有損於下，所惜傷於正體，不敢有所阿黨。』」遂釋不問。

### ○侍宴於丹霄門

太宗宴於丹霄門樓，極歡，長孫無忌奏稱：「王珪、魏徵昔在東宮，臣等疾之如仇，豈謂今日並坐而宴？」太宗曰：「魏徵等既能盡心，所事當時誠亦可恕。朕能拔擢用之，以至今日，足謂無愧古人。」酒酣，太宗謂曰：「徵每諫我不能得，即嗔，公等知否？」公對曰：「臣諫不得，實未有喜，亦不敢嗔。」太宗曰：「君若不嗔，何因臨時不應？」公對曰：「臣以事有不可，所以進諫。若不從輒應，便恐此事即行。」太宗曰：「當時且應，更別陳論，亦何為不得？」公曰：「昔舜戒群下：『汝無面從，退有後言。』若臣面從，陛下方始別陳，此即退有後言，豈是稷契事堯舜之意？」太宗大笑曰：「人言魏徵舉動疏慢，此實不然。朕但見其所為，只覺婉媚耳。」公拜謝，曰：「陛下導之使言，臣所以敢諫；若陛下不受，臣豈敢數犯龍鱗？」太宗曰：「史官須記此言。」

### ○論止足之分

公頻論止足之分，太宗未之許。公曰：「群臣委任既久，許其避退，權用之，次觀其能否；既得預察群才，又無獨任之謗，使善人得進，長廉讓之風；若能行之於今，足為將來永法。」太宗曰：「信如公言，然論者猶有同異，待至京下當別議。」

### ○太宗謂侍臣天下安寧

太宗謂群臣曰：「為政者，豈待堯舜之君、龍益之佐？自我驅使魏徵，天下又安，邊境無事，時和歲稔，其忠益如此。」先是，將發十六道黜陟大使，畿內道未有其人，太宗親定之，問房玄齡等曰：「此道最重，誰可先使？」右僕射李靖對曰：「畿內事大，非魏徵莫可。」太宗作色曰：「朕欲向九成，事亦不小，寧遣魏徵邪？朕每行，不欲與其相離者，適為其見朕是非，必無所隱，今從公等語遣去，朕若有得失，公等能止邪？」乃令李靖充使，公從往九成宮。

### ○太宗御西堂宴集

太宗坐於丹霄門外之西堂，引公及右僕射李靖、中書令溫彥博等人宴，言及群臣才行，謂靖等曰：「朕自為王至於今日，官人或上書獻計勸朕為善者，多矣。日月稍久，官職漸大，志意即移，言論漸少，無不衰倦；唯魏徵與朕為善，官職益高，志節彌厲，見朕一事失所，甚於己身有過，朝夕孜孜，終始如一。自立以來，唯見此一人而已。是以敬之重之，同於師傅，不以人臣處之。」其後每謂房玄齡等曰：「魏徵被我拔擢特異，其報我亦深矣。君與我契闊艱辛，多歷年所，勞苦之極，人莫能加。然自即位以來，輔弼我躬，安我社稷，成我今日功業，為天下所稱，君不得與魏徵比矣。」

### ○文德后載誕侍宴

文德皇后誕公主，月滿，宴群臣於丹霄殿。太宗命公圍棋賭，公再拜曰：「臣無可賭之物，不敢煩勞聖躬。」太宗曰：「朕知君有物，不須致辭。」公固言無物堪供進者，太宗曰：「朕知君大有忠正，君若勝，朕與君物；君若不如，莫虧今日。」遂與公棋，才下數十子，太宗曰：「君已勝矣！」賜尚乘馬一匹，並金裝鞍轡勒，仍賜絹千匹。

### ○進五代史

武德中，公與侍中陳叔達、中書令蕭瑀、左僕射封德彝、太子詹事裴矩等，同奉詔分修魏、梁、陳、周、齊、隋六代史。侍中以下，各居權要，既不相統攝，撰者無所稟承，事歷數年，竟無次序。貞觀初，公為秘書監，乃奏停後魏而修梁以下五代。奉敕遣秘書丞令狐德棻、秘書郎岑文本撰周史，前中書侍郎顏師古、給事中孔穎達撰隋史，著作郎姚思廉撰梁陳史，中書舍人李百藥撰齊史。師古徙職，以許敬宗代之。公受詔總加修撰，裁定去取，咸資筆削，多所損益，務在簡正。隋史序論皆出公手，梁陳及齊各為總論。《梁史》六秩五十六卷，《陳史》四秩三十六卷，《周史》五秩五十卷，《齊史》五秩五十卷，《隋史》六秩五十五卷，奏之，時稱「良史」。加左光祿大夫，進封鄭國公，賜物二千段。

### ○讓左光祿大夫

公詣朝堂，抗表讓左光祿大夫，附崔確奏稱：「臣在隋朝，備經喪亂，如臣流輩，死亡略盡，臣得奉太平，又特蒙拔擢，恩澤既深，唯思報效。但臣先有眼疾，比加風疹，轉加增劇。天才陰晦，數步之外，全不見人；倉卒轉動，即覺心識悶亂。方今天下無事，英彥如林，無容痼疾之人久在樞近。非但不可，更加二品，仍乞解侍中之職，授臣一二品散官，不離左右，足申愚見，拾遺補闕，非敢虛飾，此實臣志願。」太宗令崔敦禮謂之曰：「國之安危，資於輔弼，得其人則日隆日化，失其人則敗不旋踵。公寬以接下，忠以奉上，朕每有乖僻，公未嘗不言，社稷安危，唯公是寄。假使公全無兩目，猶當昇公置於左右，朝夕諮詢；況公所患非重，便欲拂衣高蹈，匪獨乖於朕意，僉議以為未可。」

### ○太宗移舊閣

太宗謂侍臣曰：「我疹病，移一舊閣，伊乃謗我作望陵台，公等須為我鞫問取。」謂楊師道曰：「卿道姜行本作處，用十車銅，聞誰道？」師道奏曰：「魏徵道。」太宗問公曰：「何以生此？」公不應。太宗再三問，對曰：「道十車銅，是諫爭語；臣若道姓名，某即是訕謗，必不益聖德。」太宗曰：「我有事，皆向卿道，今卿乃為在下，不向朕道，是朕盡心向卿，卿不盡心向朕也。」因令御史引出鞫問之，乃謂治書侍御史杜正倫曰：「朕於天下亦是有功，每至祠祭，雖不親行，常心懷悚懼。魏徵於朕，非義從府臣，朕於罪人之中擢與富貴，得朕借問，遂有所隱。朕事天即能畏敬，魏徵即事，便不盡心。昔蕭何有大功於漢家，祇為請上林地，漢高祖尚繫械之，計魏徵勸庸，豈得與蕭何為等？朕為其能諫爭，遂寵遇至此，乃恃寵自驕。朕昔問房玄齡事，答云『不知』，徵當即奏稱：『豈有人臣報主得有所隱？』朕今借問，便不盡心。遭御史推問，乃負氣作如此行步，若朕兒能諫爭，還作此驕慢，亦須撲殺。朕到伊上，豈有顧惜，看伊意況，似國家不得伊時即不得理。古來帝王，未有魏徵，亦得為化，在朕今日，何藉魏徵？」敕杜正倫速按問。公附奏稱：「此閣初移，臣等面奉敕旨，本為避濕，所造不多；但眾庶無知，或有謗議，臣初聞望陵台名，即欲內奏，仍共楊師道平章云：『此名必是浪語，若出合名，百姓自然不惑。』師道語臣：『有便即奏至尊，聽其與說。』不願即顯姓名，非是欲私其人，故隱不道。陛下深居九重，細事不可親見；臣作股肱耳目，非問無由得知。臣數日前見少府監官某乙，問訪比來作司事務多少，云：『更無造作，事亦不多，但北門造閣處，須釘鑠甚急，恐少，便須市。』供作司唯恐闕乏獲罪，臣即語云：『移一舊閣費用幾何？』報臣云：『雖是舊事料理，釘鑠須十車五車。』臣即向師道說：『前日面奉進，止所造，蓋亦不多役人，又是丁匠，何因人有此語？師道共臣平章，只是至尊每事存養，無所造作，人見小小事，即以為多。百姓不可家至戶說，那可彰其言語？』遂釋不問。太宗御百福殿，公奉謝，太宗令韋挺謂之曰：「卿罪重於千鈞，朕任卿使卿，逾於管仲，自近代以來，君臣相得，未似今日。昨問卿事，遂隱不言，朕今思量深可怪恨，向若遂即不道，終不與卿相見。欲論十年任使，一朝遂失，朕意可不惜邪？賴卿出外列其姓名，朕錄卿忠誠，所以不責。」公對曰：「臣本九泉下人，蒙陛下拔擢，職在樞近，已經十年，情有所守。昨日遂被聞奏，罪合萬死。陛下平一海內，愛養生人，天授明德，情存至化，軍國機務，皆出聖躬，臣承受不暇，有何功績？昨日若死，今日無由奉見聖顏。」

### ○太宗即位有上書者

太宗謂長孫無忌等曰：「朕躬即位之初，有上書者非一，或言人主必須威權獨運，不得委任群下；或耀兵振武，威懾四夷，唯有魏徵勸朕偃草興文，佈德施惠，中國即安，遠人自服。朕從其語，天下安寧，絕域君長皆來朝貢，九夷重譯，相望於道。凡以此等事皆魏徵之力也。朕之任用，豈不得人。」公拜謝曰：「陛下聖德自天，留心政術，臣以庸短，承受不暇，豈有所益。」

### ○太宗幸積翠池賜宴賦詩

太宗幸積翠池，賜貴臣宴。太宗曰：「今茲年穀既登，邊方靜息，因此農隙，與公舉酒，酒酣各詠一事。」公得西漢，其詞曰：「受降臨軹道，爭長赴鴻門。駢傳渭橋上，觀兵細柳屯。夜宴經柏谷，朝游出杜原。終藉叔孫禮，方知皇帝尊。」太宗曰：「魏徵所言，必約我以禮。此語意極好，特宜記錄。」

### ○皇孫載誕侍宴

皇孫載誕，太宗幸東宮，置酒極歡。群臣等奏稱：「皇子多已長成，而陛下初未有孫。今者東宮先誕首嫡，此卜代之休徵，無疆之美慶也。率土蒼生，莫不抃舞，臣等喜躍，特百常情。」太宗曰：「君子抱孫不抱子，此是社稷之慶，公等又助朕盡飲，朕安得不喜？」酒酣，太宗召左僕射房玄齡及公於御牀前地席，謂曰：「貞觀以前，從朕平定天下，夷凶克亂，周旋艱辛，玄齡功勳，何所與讓？」太宗自解佩刀以賜之。又曰：「貞觀以來，盡心於主，獻納忠讜，國安人利，犯顏正諫，匡朕之違，唯見魏徵一人。古之名臣，何以加此？」雙解佩刀以賜之。

### ○上類《戴氏禮》

《戴氏禮》並為注解二秩二十卷上之，詔曰：「禮經殘缺，其來已久。漢代戴聖愛記舊聞，古今所宗。條目雜亂，先儒傳授，多歷年所，咸事因循，莫能釐正。特進鄭國公，徵文高翰林，學綜冊府，服膺典禮，有志討論，乃依聖所記，更事編錄，以類相從。別為篇第，並更注解，文義粲然，遂得先聖微言。因茲重闡，後之學者，多有弘益，宜付秘書，仍令繕寫，賜皇太子及諸王各一本。」並賜物一千匹。

### ○論十六國諸主優劣

太宗與群臣論及十六國諸主優劣，太宗曰：「苻固何獨為所稱？」房玄齡對曰：「為任使得人則見稱，無其人則不見稱。當時為有王景略。」太宗謂群臣曰：「此猶朕之有魏徵。」公拜謝焉。

### ○預章公主薨

預章公主薨，公奏：「自豫章公主薨逝，陛下久著素服，群情悚栗，咸不自寧。臣聞古之王者，絕於期服，此乃前書典禮，列代舊章。陛下發上聖之慈，深下流之慟，素服以來，遂經旬月；悼往之義，足為加隆。伏願割無已之痛，從先王之禮，改御常服以副群下之心。臣濫蒙重任，不敢寢默。」太宗從之。

### ○太宗以公比諸葛亮

太宗謂侍臣曰：「魏徵何如諸葛亮？」岑文本對曰：「諸葛亮一國之政，內處寧安，又行師用兵，威動勍敵，見稱今古。魏徵雖未事事盡兼，至於憂國如家，忠言正諫，朝夕孜孜，古人亦無以加也。」太宗曰：「魏徵懷忠奉國，蹈履仁義，唯以道德為務，無所欺負；執持朕躬，必欲致於堯舜之上。諸葛所行，無以過也；所不如者，行師用兵耳。」

### ○太宗謂侍臣自知者明

太宗謂侍臣曰：「自知者明。人不能善鑿已過，如善為文章，工諸伎藝，皆自謂已善，他人不及；若良工商略，文匠詆訶，蕪音拙句，往往而有。又譬傅母養子，頰面豫飾乃堪見人，若櫛髮必須明鏡，覽其形容，以鑿善惡。以此而言，人君亦須得匡諫之臣，道其愆過，即其為政無大乖違。一日萬機，一人聽斷，細微差僻，安能盡美？唯有魏徵，隨事諫正，多中朕失，其進喻啟沃，有同明鏡；分明善惡，察見己形。即數餐嘉言，安得不喜？」太宗因舉觴以賜房玄齡、高士廉等，數數勸之。

### ○辭太子太師

皇太子承乾不修德業，魏王泰寵愛日隆，內外庶僚，咸有疑議。太宗聞而惡之，謂侍臣曰：「當今朝臣，忠謇無如魏徵，我遣傳皇太子，用絕天下望。」遂命草詔，謂侍臣曰：「其辭乎？」皆曰：「徵昔為侍中，卒以退讓，儲傅之重，恐必不當。」太宗曰：「徵識吾此意，將不固辭矣。」及詔下，拜為太子太師。公自陳有疾，太宗謂之曰：「太子，宗社之本，須有師傅，故選忠正以為輔弼。昔周幽晉獻廢嫡立庶，有國行此，國必危；有家行此，家必敗，如漢家幾廢太子，賴四皓來助，乃始得安。我今賴公，即其義也。如公疹病，可臥護之。」公乃就職。

### ○手詔問疾

公疾，太宗手詔曰：「不見數日，憂憤甚深，自顧過已多矣，言已失矣，行已虧矣。古人云：『無鏡可以鑿鬚眉。』可謂實也。比欲自往，恐勞卿，所以使人來去。若有聞知，此後可以信來具報。」公奏曰：「堯舜率天下以仁而人從之，桀紂率天下以暴而人從之，下之所行，皆從上之所好。今大臣進一人則疑其親故，拜一人則疑其奪權，欲遣其人，若為展力所以契闊艱辛，同其生死，聞一人之言，即謂可信；新來言者，何以明其無私？」又奏曰：「古者雖犯重罪，君上每言寬宥，必不獲已，方始加刑。且人君之威，甚於雷霆，今欲加其罪，則理外誣造；將宥其過，則法內曲辭，欲求刑，必寬平，吏不嚴酷，不可得也。」又奏曰：「帝王所重，在乎定君臣、明父子、正夫婦，三者不亂，然後內外安寧。比見弟子陵師，奴婢忽主，下多輕上，皆有為而來，漸不可

長。」又奏曰：「君子有諸己然後求諸人、無諸己然後非諸人，所藏於身不怨而能喻諸人者，未之有也。今臨朝堂，以至公為言；退而行之，乃未免私僻之事。或恐有所不便，聞於在下，即橫加威怒以掩塞之，欲人不知，莫若勿為；欲蓋彌彰，掩之何益？帝王大如天地，信如四時。諸葛亮，小國之臣，猶能開誠心，佈公道；今之為政，未能平心，亦虧公道。心所愛則雖僻不以為非，心所嫌則雖正不見其是。居人上者，其身正不令而行；其身不正，雖令不從。今每發言，常疾私相請托，或至小事，自所未免，上為下效，理必然也，雖加之以罪，必不心伏。」太宗稱善。

#### ○手詔重聞

太宗手詔曰：「近來疹病，何似漸得可未？卿患日久，言面已賒，理國立家，方知難耳。比日自為，勞思委頓，始驗任人則逸，自任則勞，非虛言也。此懷公想知之，可以意得，書何盡心？略而言耳。」

#### ○賜殿材為起堂

公宅內無堂，太宗常欲為營造，公謙讓不受。太宗慮公疾甚，乃以小殿材為造焉，五日而成，仍遣中使齎素屏風素褥几案牀等就賜之，遂其所尚也。公附表陳謝，太宗手詔曰：「觀卿書，不如尋常，憂惋之情切朕懷意，處卿至此，當為橫濟黎元，經圖達化耳，豈為朕一人而已，何事果來相謝？」

#### ○太宗親臨喪

公疾亟，太宗幸其第宅，因屏人而語。明日降手詔曰：「觀卿形，甚憂悶。昨語深慰，昨坐久何似，但得眠即無苦，以卿有古人之風，今送彼二張，勿辭也。」太宗又幸其第，公命加朝服，拖紳以見，太宗撫之，流涕問所欲言，公對曰：「罄不恤緯而憂宗周之亡。」乃拜其子叔玉為朝散大夫，並賜牙，仍遣左屯衛中郎將李安儼夜，宿公第，動止輒奏。皇太子亦再幸其第，對之流涕。公薨夜，太宗夢公若平生及朝而奏之。太宗趨臨，赴哭之甚慟，廢朝五日，皇太子亦於西華堂舉哀，悲不自勝。諸王及文武百官、諸州計吏，九品以上皆赴喪所。詔贈司空，相衛黎魏洛刑貝七州諸軍事，相州刺史，諡曰文貞。給羽葆鼓吹班劍四十人，賻絹布千段，米粟千石，陪葬昭陵。因車載柩，無文采之飾，申其宿志也。

#### ○太宗幸苑西樓觀葬

公葬日，敕京官文武九品以上及計吏，並送至開遠門外。太宗幸苑西樓望哭，盡哀，令晉王宣敕祭之。太宗因望送作詩曰：「閭闔總金鞍，上林移玉輦。野郊愴新別，河橋非舊餞。慘日映峰沈，愁雲隨蓋轉。哀笳時斷續，悲旌乍舒卷。望望情何極，浪浪淚空泫。無復昔時人，芳春共誰遣。」御撰碑文及輓歌辭，仍親為書。太宗思之不已，遂登凌煙閣，觀其畫，又賦七言詩送靈座焉，其辭曰：「勁筱逢霜摧美質，台星失位夭良臣。唯當掩泣雲台上，空對於形無復人。」

#### ○太宗臨朝詔群臣

太宗嘗臨朝，謂侍臣曰：「夫以銅為鏡，可以正衣冠；以古為鏡，可以知興替；以人為鏡，可以明得失。朕常保此三鏡，以防己過。今魏徵殞逝，遂亡一鏡矣。徵亡，朕遣人至宅，就求其書，得遺表一紙，始立稿，草字皆難識，唯有數行乃稍可分辨，云：『天下之事，有善惡。任善人則國安，用惡人則國亂。公卿之內，情有愛憎。憎者唯見其惡，愛者唯見其善，愛憎之間，宜詳審。若愛而知惡，憎而知善，去邪勿疑，任賢勿貳，可以興化矣。』其遺表如此，何必在多。在朕思之，恐不免。斯事書於笏，知而即諫也。」